



□任艳苓

一朵花点亮一座城。菏泽，古称曹州，点亮它的花是富贵牡丹。

甫一下高速，一朵牡丹鲜切花忽地递到眼前。送花的是一位姑娘，她灿烂的笑脸像极了这朵炫然绽放的牡丹花。我们满怀欣喜，收下了这份曹州送来的请柬，赴一场牡丹花的邀约。

盛世曹州，花开富贵，在曹州牡丹园，我们与春天相遇。进得园门，未见花影，先闻芳香。袅袅花香仿佛一只只蝶，沾染着片片春色，雀跃，舞蹈，直沁入人心脾里来。随花香去往牡丹花坛，许是窥到我们行踪的春风给主人们捎了信儿，花坛内的牡丹争先怒放以迎远客。

每一朵牡丹都盛装出席。白玉、乳白、青白、雪色、米色，这是牵了几丝高天上的白云，洒了几点珠光质的铅粉，高洁清雅；桃红、品红、酡红、绯红、茜红，这是抹了一点妆台上的胭脂，扯了几片天边的落霞，娇俏热烈；茄色、墨紫、紫绦、粉紫，这是借了一缕暮山的烟霞，偷得一些密变的釉彩，高贵典雅；鹅黄、藤黄、绀色、杏黄、柘黄，这是揽来一束旭日的曦光，收来一点琥珀的莹辉，璀璨鲜艳；豆绿、翠绿、碧玉、松绿、军绿，这是剪下一络垂柳的碧丝，涂了几点叶上的雨露，清新谦逊；当然也少不了墨色，不知是笔尖遗落的墨滴染就，还是姑娘眉间的石黛画成，华贵深沉……我们在牡丹多姿多彩的裙衫徜徉流连，一下子醉入花海中。

不期然，缕缕芳馥袭人，大约是春风想唤醒醉在花丛中的我们。可是，哪里醒得来？不消说这五彩缤纷的花色，单是这清远而幽远的香，便似一杯已酝酿多年的玉液玄醴，盛在甜蜜的花之杯盏里，让人一下子便醉了千年。

最终，我们还是被唤醒了。不过，唤醒我们的不是花香，倒是花名。一个个汉字化作花间仙子，被曹州借来，被牡丹借来，给自己取了一个又一个雅称。端庄矜贵点的，叫白雪公主、琉璃贯珠、绿幕隐玉、雪映桃花、文海芳菲；热烈文雅的，叫花二乔、赛贵妃、冠群芳、天香锦、凤婢娇；淡然从容些的，就自顾自叫了姚黄、魏紫、叠云、花王、海黄……

这些称呼春风叫过，细雨喊过，蜜蜂嗡嗡嗡嗡地招惹过，现在呢，是游人雅客们，在一字一字地念着，品味着，喃喃轻语间，恍然就咂摸出了别样的味道。然而，遑论称呼何如，它们总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曹州牡丹，于是，也就有了同样的气质。

这种气质，叫贵气。不是都说嘛，富贵牡丹，无论什么称呼，牡丹花总是饱满雍容的，不管在树下还是田间，也不管在岩缝还是水畔，它们总是灼灼绽放，连排玉立，花团锦簇，开得硕然，开得美艳，开得张扬恣肆。你看，重重叠叠的花瓣里，每一片都标注了它们的个性，要花开嫣然，要大气灿烂，要奇丽斑斓。这是一种从容的自信，这是一种骄傲的贵气。在春风送来的请柬里，牡丹早已标注好它们的风骨——要做就做最好的，做花王。于是，它

们带着骄傲和风骨而来，在缤纷的百花丛中，开成最灿烂的生命。

牡丹的这种气质和风骨是天生的，牡丹的挚友们都知道。他们以牡丹自况，将生命之花开出雍容璀璨的芳华。刘禹锡是其中的佼佼者，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，他不畏强权，三起三落，以开阔疏朗的诗风绽放在中唐文坛，终成一代“诗豪”。白居易也算一个，既赞牡丹芳华绝代，又借牡丹思乡怀友，与牡丹情谊匪浅。花王的挚友还有许多，罗隐、皮日休、徐凝、欧阳修、王国维……他们赏花晓意，以花自喻，在抑扬顿挫的字句间绽放片片芳菲。

我也是牡丹的爱慕者，却不敢担知己之名，大约只能算访客。我带着一份曹州的请柬来赴约，从牡丹传奇到林下花岛，从水上牡丹到繁华嫣语，登观花楼，至赏花亭，终与一株株牡丹邂逅，与灿烂的春天相遇。过国花门，过一片炫彩花田和紫藤花廊，便至国花馆。这是国内唯一的牡丹主题博物馆。在曹州，牡丹开着开着，便将自己从田间泥土开到金银铜器、玉石宣纸上。它们开在宝鼎上，开在花瓶上，开在画屏上，走进文人的书房和典雅的厅堂，相伴书香墨香。

馆内最耀眼的，当数一幅幅牡丹国画。细笔勾勒，皴擦渲染，水墨晕染，成就一朵朵富贵妖娆。国画中的水墨写意，常常寥寥数笔，自成一方天地，山水竹石，莫不如是。而馆中展示的赵佶、沈周、徐熙、恽寿平等名家所绘牡丹图却多为工笔，精描细琢，华美艳丽，一朵花、一片叶、一根筋都被一丝不苟地勾勒出，极得花王富丽绚烂之神韵。也是，似牡丹这等雍容富贵的花，必得精心才好，它们到底是有自己的风骨的，哪怕在宣纸水墨间，也要做最炫目的那朵花。

出国花馆回返，不期然陷入曹州的人间烟火中。还是少不了牡丹，各式的油纸伞、团扇、陶瓷、面塑上，一朵朵艳丽饱满的牡丹灿然绽放，琳琅满目，缤纷斑斓。听说过“牛嚼牡丹”，是比喻，指不懂得欣赏美好的事物，在曹州牡丹园，我们却真切地“嚼”了牡丹。一支支雪糕绽放出一朵朵牡丹，一块块糕饼里藏着片片花瓣，花香盈齿，芬芳入腹，一时竟分不清此举是俗是雅，只在甜蜜的花香间徜徉。最令人回味的，莫过于牡丹茶。茶以牡丹花蕊制成，据说有清肝明目、提神醒脑之功。白色瓷盏中，一枚枚花蕊在沸水中舒展开来，清新馥郁的香气在茶盏间袅袅升起。

春风送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，是一群年轻姑娘，她们身着汉服，头戴花环，手持团扇，罗裙飘飘然，团扇半遮面，让人不禁想起唐诗宋词，想起花前月下，想起人面丹花。牡丹到底是热情而谦逊的，层层花香穿透时光，在她们额间点了一枚枚花钿。

我想，她们大抵也是接到了曹州的请柬，来赴这场盛世牡丹之约。你看，曹州的牡丹开在她们的裙裾和团扇上，开在她们的额上与发间，或许，也开在了她们的心田。因为，手持曹州的牡丹请柬，我们心里都春意盎然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）

在莱阳邂逅宋琬

□刘雪飞

莱阳，这座古韵悠悠的千年小城，像一部尘封史书，每一页皆藏故事。走在大寺街，不经意间遇见清代大诗人宋琬的故居。这位土生土长的莱阳人，是清初诗坛的领军人物，与施闰章并称“南施北宋”，是名满京师的“燕台七子”之一，更被后人誉为“一代诗宗”。其生平点滴，早已化作城市的文化脉络，融入这片土地。

宋琬出身名门，他的父亲宋应亨任职清丰时清正为民，离任后百姓建益咏堂纪念，足见爱戴。这般言传身教，在宋琬心底种下正直善良的种子，也为他为官为文注入关注民生的情怀。

宋琬科举之路崎岖，多次落第却未放弃文学。他日夜苦读，在清朝首次乡试中崭露头角高中亚魁，次年进士及第，踏上仕途。可仕途同样荆棘丛生，两次蒙冤入狱，身心备受煎熬。即便如此，狱中他以笔为刃，创作《庚寅腊月读子美同谷七歌效其体以咏哀》《庚寅除夕》等诗，倾诉悲愤，坚守信念。这些诗作，既是个人情感宣泄，也是时代真实映照，尽显其困境中不屈的灵魂。

宋琬文学造诣非凡，诗词曲赋皆精，风格多变。早期山水诗绘华山险峻，尽显自然神奇与对出世生活的向往；中期细腻勾勒西湖风光，抒发思念之情；后期入蜀时，豪迈赞颂巴蜀山河，满溢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。叙事诗记录人生坎坷，《题松鹤图为仲兄五十寿》忆与兄长成长，彰显传承清白家风之志；囚系流寓期间，《刘雪舫饯泉酒赋谢》《壬寅除夕

作》等诗满是凄苦悲凉。感怀诗中，少年时意气风发，尽显壮志豪情；历经磨难后，借景抒情，吐露内心悲愤无奈。赠答诗众多，或记与友人相聚，或表相见之喜，受助感恩，多角度展现其生活与精神世界。其词婉约与豪迈并蓄，文章题材广泛，条理清晰、情感真挚。杂剧《祭皋陶》构思精巧，为清初剧坛注入新活力。书法上，他主持镌刻的《二妙轩碑》，集王羲之等名家书法，摹勒杜甫秦州杂诗，堪称书法经典。

宋琬人品同样令人敬仰。他洒脱好客，广交名士，乐善好施，悉心关怀莱阳“四大家族”之一张姓后人张重启，助其成长。危难之际，对同乡左其人家眷和宛平人王崇简一家慷慨相助。在秦州（今甘肃天水市）任职期间，秦州地区发生地震，民众死伤惨重。宋琬自出家财，托人从莱阳送递到秦州，救济灾民。并与知州一同重修城垣，尽显担当。他感恩图报，仆人刘弘裔狱中相伴，出狱后他为其父亲作传；山东巡抚蒋国柱为他伸冤，他绘《感恩祝颂图》并作序致谢。他还热心助人解难，帮助举人宋搃解决父亲未葬难题，写诗赞扬进士盛符升义举。

在莱阳，宋琬留下诸多印记。他在大寺街的故居，现为莱阳市博物馆，古朴庄重，承载往昔记忆，见证城市变迁。馆内文物史料，静静诉说他的生平。

在莱阳，我与宋琬相逢于历史长河。他的文学成就、高尚人品，如闪耀星辰，照亮莱阳历史，也为我们指引前行方向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三毫米

□刘志坚

巷口的鞋摊摆在法桐树下，工具箱上的铜扣早已褪色，像一枚古老的勋章。

老师傅接过我的皮鞋，左手托住鞋跟，右手食指沿着缝线一寸一寸摩挲，恍如考古学家小心地抚触陶片上的千年裂痕。

“鞋跟磨斜了三毫米，你走路有脚后跟拖地的习惯……”老师傅丢出一句话。我愕然之余，禁不住钦佩他居然有步态专家的法眼。他蘸了点貂油涂上去，用鹿皮布打着旋儿抛光时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从前师父教过我，擦鞋不只是伺候皮子……”看着油蜡一丝丝渗入皮革的纹理，我莫名联想起许多与擦鞋匠神似的细节。

莫高窟的黄昏，常书鸿蹲在254号窟的北壁前，用狼毫笔尖蘸着矿粉，修补飞天断裂的飘带，一旁的助手抱怨颜料太难调。常书鸿听罢，指着斑驳的北魏底色说：“你看，一千四百年前的画工，在沙尘暴里点着油灯一笔一画勾勒描摹，据说颜料里掺的是骆驼泪，现在这点麻烦算什么？”

19世纪的梵高顶着烈日在麦田里作画时，曾给弟弟提奥写信：“我在麦田里画到颜料箱见底，就用裤腿擦笔，黄色裤管成了调色盘……”如今那抹浑浊的铬黄仍在《播种者》里翻滚。此刻，擦鞋匠的马毛刷正将鞋油上光成乌檀色，似乎能捧出一片星光，与梵高涂调的、可以吞没星光的铬黄色，看似格格不入，却又异

曲同工。

老师傅忽然把皮鞋举高端详，这个姿势，像极了当年达·芬奇对《最后的晚餐》的精益求精，一幅高460厘米、宽880厘米的壁画，快三年了还没有完工。殊不知，每道褶皱、每缕光影里，都是大师痴迷的探寻，正如眼前的擦鞋匠，执着于鞋跟处三毫米的磨痕一般。

《徐霞客游记》里记载：为了看清雁荡山瀑流，他裹着湿棉被爬进雾中，麻鞋被岩棱割成絮状。此外，还有多处关于鞋破窘态的记录：“足为木片所齧，流血不止”（游黄山）、“鞋已损，裂其底，补以皮”（游浙江）、“途中鞋破，购得草鞋二双”（游粤西）……凡此种种，也印证了其“踏碎三十四双麻鞋”的铁闻。如果换算成皮鞋，相当于多少个“三毫米”的磨损呢？

“好了”，擦鞋匠轻叩鞋跟，打断了我的神游。递来的皮鞋锃光瓦亮，能映出他稀疏的白发。我看着工具箱里的马毛刷，恍惚与敦煌画工的鼠须笔、梵高的猪鬃笔、达·芬奇的鹅毛笔躺在各自的岁月里。原来，这些看似平凡的工具都在证明，当某个瞬间，你把手掌贴向某件器物，如同耳朵贴近大地，一定可以听见热忱的奔涌。

夕阳漫过巷口，擦鞋匠工具箱上的铜扣泛起幽光。也许，明天又会有风尘仆仆的鞋子停在这里，等待三毫米或其它的鉴定，等待一场郑重的相认。

（本文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